

小文不小 闲笔不闲

——读蔡体霓《搭上阅读的快车》



田园

蔡体霓是一名普通的企业工人，三年前退休后回到上海定居；他同时也是一名作家，几十年间，从黄浦江边的上海老闵行，到黄河边上的河南灵宝，再到甬江边的宁波镇海，这手中的笔，不知道已写了多少字了。

《搭上阅读的快车》是蔡体霓出版的第一本著作，集子中收录的都是读书随笔，也就是书评，均是见过报的。里面的文章，最早的可追溯到20多年前，那期的报纸想必早就泛黄了。

书评，评的是别人的书，可真正好看的却是书评人的见解与眼光，而蔡体霓更是将自己丰富的人生阅历融入于书评中，无形中增加了文字的厚重感。从《搭上

阅读的快车》中，我们可以看到三个不同且又相互关联的主题：先贤智慧的烛照、故乡的灵秀以及世间情感的难得。

蔡体霓以写书评见长，其“长”在于对人文关怀的观照，对世间人情的感怀，他把阅读这件事情，变得随和而自然，又令人感动。对于古今中外名家的著作，蔡体霓就像弟子一样虔诚，急着告诉大家这书这篇文章是好的，是有益的。又在书评中对历史、文化、审美等主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与观点，其向善、向上的力量，渗透在字里行间。蔡体霓笔下的文学巨匠们，总是那么有人情味，只消一两笔细节，就点染出人物的精气神。他就像是在介绍可亲的朋友一样自然，读者当然会欣然接受。

对于宁波本土作家的作品，蔡体霓不断呐喊叫好，并将自己对故乡的感情，点点滴滴与其呼应起来。人们还可以从书中读到大量的地方文史资料，兼顾历史真实性与趣味性。为了丰富书评的内容，蔡体霓不断深入走访乡

间，在他的某篇书评中，说不定就有与你家族相关的史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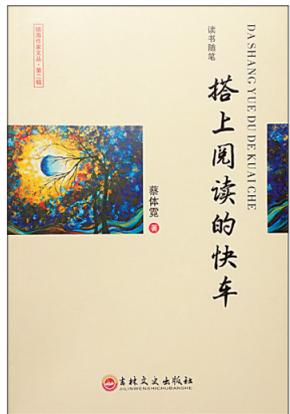
最打动我、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是书中透出的浓浓人情味。作者回忆起那些关于亲人友人的往事，回忆起在黄河边小城中遇到的小摊小贩，也回忆起在千里之外听到乡音时的激动。蔡体霓似乎时刻提醒着读者，个人与历史之间始终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切过往，皆成故事，能用文字写出来，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蔡体霓的书评，好看就好看在这里。

因为每篇书评篇幅不长，仅1000多字，所以蔡体霓常称自己的文章为“小文”，又说自己特别喜欢在书评中写一些“闲笔”。在我看来，实在是“小文不小，闲笔不闲”。当你读过他的书评之后，必会同意我的看法。

几年前，书中一篇读书随笔被中华书局收录在中考语文阅读精选集中，其中有一题，让学生在讨论蔡体霓文章“闲笔”的意味所在。这篇散文的题目就是《搭上阅读的快车》，如今蔡体霓特别

将它作为本书的书名。

随笔集中，还有数不清的闲笔，如湖心亭的清茶、黄土高原上的窑洞、甬江上的船灯、状元楼的小菜、鼓楼沿的叫卖等，这一系列意象不断出现，让读者跟随着蔡体霓的步伐，感受他看似越来越淡的文字中蕴含的越来越浓的情感。



品鉴

五角场的玫瑰静悄悄地开

——谈瀛洲散文集《人间花事》读后

车厘子

央视有一档英语脱口秀节目叫“海客谈”，显然出自大诗人李白的名句“海客谈瀛洲”，而复旦大学英语系教授谈峥干脆给自己取了个笔名就叫“谈瀛洲”，我在《文汇报·笔会》上常能拜读到此名署下的大作。如今，这些见诸上海几大报副刊的文章，集结成了一本新书，书名《人间花事》，还取了一行很长的副标题——“一个唯美主义者的植物散文”。

作者自称“唯美主义者”，并不为过，因为谈教授作为学者的

主要研究方向就是唯美主义和莎士比亚，而他本人的外貌在知识分子中亦属“美容容”，清瘦、儒雅，一头银发又格外衬出这位中年教师的气质，成为复旦校园中一道抢眼的风景线。据说上海五角场一带复旦、同济等名校里，爱写作的老师形成了一个文学团体，被戏称为“五角场玫瑰”，想必谈教授即是其中鲜艳的一朵。文人爱花，以花自喻的传统，似可追溯到屈原，他没听说屈原喜欢种花，而谈瀛洲先生则是正儿八经的“园艺爱好者”。自幼就喜爱种植花草，长大后还把这一爱好频频写入文章，并出了书，这在文化人中实不多见。毕竟种花一事很容易被世俗轻视为“小道”，业余爱好而已，哪里就值得大书特书了？

可是谈先生“玩物不丧志”，书教得好，花种得也好，闲来写文出书，更好！《人间花事》一书，共收入50余篇散文，每篇的题目都冠以一种花木的名称，简单明了，殊无矫饰。从表面上看，此书就是专写花事，但细读之后会发现，书名《人间花事》取得很妙，可以分开来解。“花事”自然是指作者从小到大种花的经历与花卉方面的知识；而“人间”则突出了人情味，文中多次提到那些对自己影响深远的亲人们。我读后印象最深的是作者的三位长辈，也就是他的爷

爷、奶奶及舅公公（奶奶的弟弟）。谈先生原籍苏州，所以他习惯用方言在文中称呼他的祖父母为“阿爹”和“阿婆”，至于他管舅公公叫“新公公”，书中有个风趣的解释，“因‘舅’与‘旧’谐音，而不喜欢被称为‘旧公公’”，所以坚持要我们称他为“新公公”。

通读全书，与其说作者纯粹写花，倒不如说“半写花事半写人”更准确些。尤其是在书的前半部分，回忆亲人的篇幅非常吃重。《珊瑚》在本书中算是长文，作者分了十个章节，除了第一章和最后一章短暂提到了“珊瑚”这种观叶植物，其他竟全是写“阿爹”的生平往事，当然，多是当时不幸的事。然而这也恰是我欣赏谈先生文章之处，他写祖父的人生悲剧，行文冲淡、克制、平和，却又无比真挚深情，使人读了既会喟然一叹，又不至于太过压抑悲情，诚可谓“哀而不伤”。这与明代散文家归有光的名篇《项脊轩志》中“瞻顾遗迹，如在昨日，令人长号不自禁……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等悲悲戚戚的腔调迥异——做人有格局，活得要从容，是当代人太需要的生活品格。

谈先生在后记中认真地说，“我自以为这本集子里的散文，都是些言之有物的散文，也就是

说，多少包含一些某一方面专门知识的散文，而不是空洞的‘风花雪月’的散文——其作者并没有比普通读者在某一方面有更多知识，但后者倒常常被当作是正宗的散文。”这话其实没说错，从小养花的谈先生，好歹实践经验丰富，在书中确实写到了不少种花的专门知识，够格称为一本“植物散文集”。难得谈先生那么一位洋气扑鼻的英语教授，却对园艺这项中国传统爱好情有独钟。也正因此，文中少不得引用古代典籍中关于花卉知识的内容，不过分量恰到好处，亦不难懂，读来亲切。

同样是学贯中西，复旦英文系教授们的中文写作风格似乎多是清新自然、通俗有趣一路，远如“老神仙”陆谷孙先生，近如年轻一辈的朱绩崧博士，以及中生代的谈教授，都不是钱钟书大师那般恨不得一句话里强塞进十几个生僻典故让人望而生畏如读天书的程度。

《人间花事》还有个亮点，就是专门请油画家孙良为花儿们配了图，图文并茂，相得益彰。谈先生在书里特别提到，孙良最早学的是国画，后来却以西画成名，但从未放弃对中国书画的练习。我想这倒是与谈先生的个人专长有异曲同工之妙了——一个英语专业的教授，用母语写作同样精彩优雅。



书人茶座

以诗为矛

——杜甫诗歌中的舆论监督

山佳

舆论监督是公众通过舆论机关或运用舆论工具，对社会不良现象进行批评，重点是对权力组织与决策人物进行监督。舆论监督应该是现代社会的产物，但早在唐代，杜甫就是舆论监督的高手，舆论工具就是他所擅长的现实主义诗歌，他监督批评的对象就是当时的最高统治者与豪强贵族。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这首《兵车行》是杜甫的代表作之一，诗歌针砭时弊，深刻揭示了百姓赋役的沉重和生活的困顿。不过，你要是了解本诗创作的时间和背景，就会为“诗圣”捏把汗。这首诗创作于天宝十年，即公元751年，距离安史之乱还有4年时间。今天回望历史，我们知道那是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时期，但当时的唐王朝到处莺歌燕舞、一派繁荣富庶的景象，上层权贵过着纸醉金迷的奢靡生活，被称为“开元盛世”。深知民间疾苦的杜甫却创

作了《兵车行》，说很多百姓困于徭役：“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也就是说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身体还没有发育完全，就要远离父母和家乡，到边疆戍边杀敌、垦荒屯田。边地苦寒，战火无情，受伤、病亡、累死、战死都有可能。孩子是父母的心头肉，十多年含辛茹苦养大的孩子，就要走上一条不归路，送别时的凄惨可见一斑。于是《兵车行》里描写道：“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兵荒马乱的年代，衣衫襤褸的百姓，鸡犬不如的生活，这是盛世吗？如果这几句诗被掌权者看到，他们怕不会相信这是真的，搞不好就会给杜甫安一个“诽谤朝廷、煽动朝纲”的罪名。

可是杜甫写到这并没有停笔。一个家庭的壮劳力被征调后，地没人种了，于是出现了“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复巢秦兵

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的荒乱景象。写这两句时，杜甫搞了点小技巧，婉转地用“汉家”代替唐朝，算是照顾了一下被监督对象的情绪。但接下去他毫不客气，“长者虽有问，役夫敢申恨？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卒。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把朝廷官员横征暴敛的嘴脸刻画得淋漓尽致。在此基础上，还揭露了朝廷出尔反尔，不讲诚信。按照唐制，戍边守疆，应该是轮换制，但实际上，关西戍卒服役时间被无故延长。

如果说《兵车行》舆论监督的对象比较笼统的话，那么《丽人行》的监管对象就非常明确了，目标直指当朝权贵杨氏一族。《丽人行》作于天宝十二年，即公元753年。杨玉环宠遇日隆，杨国忠被封为右丞相，兼领四十余使。杨氏家族里应外合，势倾天下，几乎可以代天子行令。

这篇诗歌源起于公元753年初春的一天，杜甫在首都长安周围闲逛，远远看到杨家姐妹在野外郊

游。有钱人郊游可不是撸个串、烧个烤那么简单，人家是云蒸十里，华盖满天，宦官伺候，御厨传膳。杜甫看到自己寒酸的衣衫，周围面带饥色的百姓，心里愤愤不平，便情不自禁地写起诗来：“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写的是杨氏女着华丽的服饰；“紫驼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盘行素盘。犀箸厌饫久未下，鸾刀缕切空纷纭”，写的是吏治的腐败；“后来鞍马何逡巡，当轩下马入锦茵”，则把杨国忠趾高气扬、顾盼自得的气焰刻画得栩栩如生。

也许有人会说，杜甫还有舆论监督的名句，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流传更广。这两句出自《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是公元755年写的，此时，唐王朝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呼啦啦倾倒了。就舆论监督的时机而言，一个是独自挑战“活老虎”，一个打的是“死老虎”，不可同日而语。

荐书

《情到深处是中庸》



作者	曲黎敏
出版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日期	2018年3月

《情到深处是中庸》的作者是传统文化学者曲黎敏，以《毛诗序》为佐证，用轻松幽默的笔调、独特的视角和讲述方式，解读《诗经》精华100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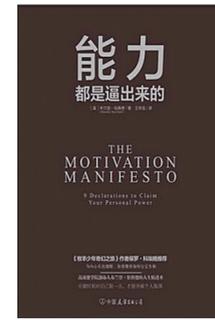
《诗经》相传由孔子依据“思无邪”的原则编订而成，从3000多首诗中挑选出305首，并按风、雅、颂分门别类。这三类诗歌语言风格、功能用途和作者身份各不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特点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体现出一种本真的味道。曲黎敏认为：“很多人爱诗，但若从不从本真读起，便不懂自得，便偏于桀骜或矫情，便激烈，无法生出智慧。从本真读起，便得赤子心，不纠结文字、音律，只是尽情享受那般天籁。”缘于此，作者反对将《诗经》中的句子过于直白地翻译，倡导对诗歌略加注释即可，保留其原汁原

味。《情到深处是中庸》一书，有着生动活泼的编排体例，18章内容从宏观到微观，每章都有一个醒目的标题。在每首诗歌的讲解中，不但有字词含义的解析，更有旁征博引的典故剖析。作者的语言风趣幽默，让人忍俊不禁的同时，心生“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感慨。书中插图清新雅致，给人以视觉上的美感。

读《诗经》最犯难的，无外乎里面的生僻字，一旦遇到的生字多了，意思就弄不清，阅读兴致便会锐减。而本书作者充分考虑到这一点，给生僻字配上了注音解释，为读者理解诗文扫清障碍。

我们现代人所经历的困惑，《诗经》给出了简单而深刻的答案，这就是经典于我们当今生活的意义所在。《情到深处是中庸》为我们解读“不丧、不佛、不狂、不妄”的人生密码，深掘诗教与自性圆融的秘密，带我们重返生活的桃花源，体味人生的美好。（推荐书友：朱延嵩）

《能力都是逼出来的》



作者	(美) 布兰登·伯查德
译者	王冬佳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日期	2018年3月

世界日新月异，社会竞争日趋激烈，对个人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如果我们满足于原有的知识和基础，裹足不前，往往会被社会淘汰，因此，不断提高自身能力成为每个人的必修课。在《能力都是逼出来的》一书中，布兰登·伯查德从九个方面谈了如何超越自我、提升潜能：全心全意体验当下生活、明确人生日程表、打败潜藏于内心的恶魔、拼尽全力敢于突破、坚持不忘初心、将爱放大、学会快乐与感恩、追求自我的伟大、放慢脚步享受生活。

布兰登·伯查德的自身经历本就是书中理论的生动诠释。他19岁遭遇车祸，在沮丧和绝望

之余，用积极的正面信念引导自己，并通过创办高效能学院，持续不断地将想法付诸实践，帮助他人发现自己的潜能，被美国著名主持人拉里·查登称为“顶级个人发展培训师”。在布兰登·伯查德看来，我们每个人都有着与生俱来的无限的潜力和才能，所取得的成就取决于我们将其开发多少。

当人们遇到发展的瓶颈期时，大部分的人会选择放弃，只有少数的人选择挑战自我，逼迫自己，最终突破能力边界，抵达人生的另一个高度。动画片中“宇宙大爆发”的能力，不是英雄人物在极其危险或者身体极限的情况下，咬牙坚持、奋力一拼而获得的。这就是“逼”。无论是外界的“逼”，都是自己发展的重大机遇。坦然面对这些机遇，拼尽自己的全力，就是对人生最大的敬意。（推荐书友：金永森）

《中国美学精神》



作者	潘知常
出版	江苏人民出版社
日期	2017年8月

潘知常从“本体视界”“价值取向”“心理定位”和“感性选择”四个角度，用58万字综合解密中国美学。美学是一个庞杂的体系，博大精深，钻之弥坚，但它又是见仁见智的，从没有真正的定论。潘知常在书中说：“美学不是绝对的真理，而是无穷的智慧。”相信这是最本质的回答了。维特根斯坦也有过论言：“早期的文化将变成一堆瓦砾，最后变成一堆灰土。但精神将萦绕着灰土。”可谓异曲同工。

潘知常贯通艺术和美学，将中国美学划分为言(形式层)-象(再现层)-意(表现层)-道(意蕴层)四个层次，它们分别阐释了艺术存在的特殊形式。如诗歌的声辞、绘画的笔墨；艺术之中的外在世界，由“形似”转向“神似”，庄子

为个中翘楚，美在道而不在物；艺术之中的内在世界，由“言志”转向“缘情”，寓情于景，崇尚意境，实现了“意”与“象”的互联；最为深层的美感效应，所谓“味外之味有神韵”，即指此。四个层次剖析精辟，既递进，又交融。

第四篇《中国美学的感性选择》中讲到明中叶后的启蒙美学，新兴的“趣味美学”取代了“意境美学”，恢张“性灵”，弘扬“自我”。较之古典美学，启蒙美学突破了中和原则，开创了以情为本的创作之风，提倡自然美和朴素美。当然它也存在致命的局限性，如把丑恶的势利心、富贵心以及“认欲为理”说成是人类的本性，一度造成审美标准的混乱。

美学是尚未被规定的存在，没有哪个学者可以真正穷尽底底，它永远向未来敞开，期待后人的理解与演进。潘知常认为，美学不能“照着讲”，而要“接着讲”，像不断逐日的夸父，才能使中国美学走向澄明。（推荐书友：阿迟邦崖）

欢迎加入宁波日报书友QQ群：98906429